

# 延安生活

劉白羽著



現實出版社發行

延安生活

實現文叢之一  
劉白羽著

1946

現實文叢之一

作者 劉 白 羽

出版者 現實出版社

經售者 各大書店

有 版 權

一九四六年四月出版



## 目 錄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改變了面貌·····       | 一  |
| 家庭·····          | 八  |
| 工作與休息·····       | 一六 |
| 讓人民自己來判定·····    | 二五 |
| 農村里的工作·····      | 三一 |
| 「咱們軍民是一家人！」····· | 三六 |
| 誰為人民？·····       | 四二 |

# 改變了面貌

## 一 從前

戰爭的初期，我渡過黃河到邊區去。我在邊境上梁子申村，看見一個三十幾歲的農民，他告訴我：『紅軍從前在咱們村上住過，那時我做過村蘇維埃主席，後來，我就離開這塊地方了。現在咱們要打敗日本鬼子，我們都回來好好務莊稼，前方打鬼子，後方務生產，才有辦法。』

他是一個極普通的農民，純樸，熱誠。他晚間來找我。藤油燈光照在他的臉上，他確是經過風霜的樣子。

『你們的生活怎麼樣？』

他微笑着：『好了』。可是我看見他身上穿得襤褸，貧窮似乎還沒完全離開這曾經翻過了身的農民。

那時候，我覺察到，他們是知道『應該做什麼的』！因此他們很樂觀。我剛剛從山西來，從凍裂的冰塊上走過黃河，天天挨着飢餓和寒冷，倘然我到一家農家，農民都逃光了，家里窮得水

一樣，只能找到包穀粒，我天天燒着灌木柴煮包穀粒，把眼部燻紅了。可是一到了梁子申村，我立刻得到了熱烈招待。這完全像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，他們幾乎整個村莊的人圍着我們。和我說話的農民，黃昏時，要他母親從罐子里掏出麵粉來，給我們做麵條吃。我坐在熱炕上告訴他「我是到延安去的」！他又笑了笑說：「好，你們去，給高崗帶個口信，說我問他好，我們都好，我聽過他講課。」可惜現在我忘記了他的名字了。我知道，那時邊區的農村還是清苦的。但人們把翻埋到土壤里去生產着。因為土地屬於勞動者，不屬予剝削者，於是土地在恢復着，恢復着她對於人們的戀愛啊！

那時我在邊區的鄉間走着，看見平川里還有荒蕪的土地，小河從上面流過，土是黑顏色的；山上是黃顏色的，也有許多處長着荊棘和小樹樑；那時，我還走過勞山的深山，從那狹長的谷底朝上看，密密遮遮的全是樹林，只露出一綫藍天，野鳥在嘰嘰啾啾吵成一片。我想，這些都是邊區人們的富源啊！它等待着開採；但我也荒僻的印象。我到邊區的第一年，五月里，我曾經乘一輛卡車，經過延長、延川、清澗到綏德，以後順着永定河的左岸往北走到很遠的地方去。有一次在延長附近，我和我的同伴們宿在一個汽車路附近的村落里，這晚，我認識了一個老農民，他的臉瘦得很像甘地的樣子，額頭細細的，他赤裸着上身，皮膚是焦紅色的，他告訴我很多邊區過去了的事情。

他說：「……從前的光是比而今難過，那時有力的沒有地，山上的地長滿了草。……」

我從他這里，懂得中國農村中農民最痛苦的生活。他從前住在一個山梁里，在那樣空闊的地方，有二三百里啊，就只住了幾家人家，常常走出幾十里看不見個人影子。他們整天把太陽從東山背到西山，他們辛勞在田地里，而那一根根穀子發出淺白的顏色，他說：『像老鼠尾巴上的疙瘩，擠不出多少膿啊！』他說那個時候，人們都餓着肚子，望着天嘆氣。租子稅呀，把幾粒穀子就搬精光啦。他說：『現在總算翻了個身，直一直脊梁骨了。』

陝北高原，是大陸性的氣候，春夏時常颳着乾燥的風，……民國十八年就來了旱災，天紅地旱，一眼望到天邊，白花柳連一根青草也看不見。老漢告訴我他的一段悲慘的經歷，那時他們一家逃荒，從那山溝溝里逃出來，到了東面，可是在路上沒有飯吃了啊！他只有咬一咬牙把自己親生女兒賣了，那時只賣了三升糜子啊！……老漢講到這裏，聲音很低微，『從那兒就沒有了女子（女兒）！』他說：『女子不拿去呵，我說：「好女子，去吧，跟着大也吃不上一口呵，」就這樣給人引走了。』現在老漢有了土地，他時常想起女兒，他想想地有了，女兒卻沒有了。可是這土地也不是容易得來的。他的大兒子在那個時候，拿起梭標參加了革命隊伍，現下還在黃河東面打日本鬼子，不久前捎了封信來說當了班長呢。邊區的人們和土地就有着這樣深不可解的血緣關係，他們和土地一重受過難，又一道翻了身。



我們是在河邊上，月那樣明亮。這時從後面來了一個從哨崗上下了班的農民，把抱在懷裏的一枝梭標子交給老漢，老漢挂了它說：

「老百姓是根，根得扎在土里。」

我在這裏介紹的是兩個人，而實在是無數個人，他們有一顆善良的心，他們丟下了過去悲慘的歷史，用自己的勞動來改變自己的生活。我在這裏住了六年多，我看見人們一年比一年幹得起勁，我看見荒山怎樣變成了良田，人民的日子怎樣由清苦變成了愉快；這種變動，改變了邊區。我現在沒有理由不糾正過去荒僻的印象，說邊區荒僻的人，應該追究一下過去爲何造成這樣，現在又比以前如何。

一個五十幾歲的農民，發現從前只鋪塊破篾席的炕上，而今折疊着大紅毛毯了；從前爬滿蒼蠅的牆壁上，而今挂着畫或貼着報，那畫上畫的是他們自己，那報上寫的是他們的好勞動；從前兩三年添不上一件棉衣或單衣，而今是新的棉花保着溫暖；從前吃的是糠和菜葉，而今是每餐吃着乾撈飯，五六天吃一次饅饅還有豬肉；當一個農民，他勞動着，歇息下來的一會兒，他坐在崖邊上，脫了鞋，把鞋里的碎土倒出來，他一點一滴想着這樣的改變的時候，他是難過還是快活呢？事實是最難辯的了，一切問題在這勞動的多數人覺得壞還是覺得好。他伸手，抓着田里的土，土摸在手裏那樣輕鬆，土發着香氣啊，他曾稱心滿意的笑了。

## 二 現在

從保安來的一個朋友告訴我：『從前二家川，兩百多里地的地方，總共住了二三十戶人家啊！現在那道川一滿翻成熟地了，原來的荒地上長滿了穀子，人煙也密密的，發展了一百多戶呢！你看，在那給太陽晒得黃澄澄的山梁上，一羣一羣的羊，像天上的一片一片的白雲。』

從這樣的敘述里，我們能得到一些什麼嗎？那就是人們生活真正的意義：快樂與痛苦，痛苦是過去的日子，而快樂從農村里來了；跟隨着豐富的生活到來，人也在改變着自己呵。

有一個人叫賀德漢，從前是受苦的莊稼人，現在當了鄉長，他們鄉上一個老頭捋着花白鬍子談到他：『那後生（年青人）看樣子笨拙拙的，心可靈巧的很，樣樣事情有謀算，都能辦，辦得還很美氣。』

賀德漢是忙碌的，糜穀透熟的時候，農村里一片收莊稼的聲音，他却從這個村莊跑到那個村莊，從這個密洞串到那個密洞，在進行鄉選工作；登記選民，鼓動競選，幫不識字的人寫提案，他說道：『民衆眼里有分寸呢，只有咱們選出來的人才好人，才能給咱們辦好事』。那時金色的穀穗愈垂愈低，晒乾了的黑豆莢爆開了肚皮，把豆顆顆落到田里去了，他的老母親看着就叫起來：『莊稼一滿黃了，吃其呢？』賀德漢柔和的笑着回答她：『晚兩天怕什麼呢，公事要緊些。』他怎樣辦呢！他憑着自己豐盈的精力和無限的熱情，做完一天的工作，晚上回家，拿上鐮刀，在

月光下割穀刈糜，這種時候，勞動一天的人們都嚼着煙鍋在穀場上安閑的休息呢。

張家山村的人們，在應糧的時候，要求給賀德漢少擔負一些，說：『他爲咱們辦事，又磨工夫又吃苦，叫他少出一些，咱們多担一點吧！』

他可是堅決的說：『咱們公事應當辦，糧也應當出。』

後來他離開家到旁的村去徵糧了，再三叮囑母親：『報得激激的！』後來他還不放心，又寫了封信請求熟悉他家情形的村長，幫他母親實報。

你要問他：『你不累嗎？』

他笑了笑說：『誰說不累呢，有時候工作和莊稼攪在一齊，把人累的滿攢不定，不過再累，工作總不能丟。』是的，『工作總不能丟。』這是他的信條，同那在他住的窑洞裏，在那原是貼了『金玉滿堂』的地方，却貼了一張字條，上面寫：『今天要把明天的工作計劃好……』……牆上還貼着他的製作——本村，本鄉，本區的各種地圖。那天早晨，他指着這些地圖，興奮的給他們解說從他家到區政府，應該經過的村莊和橋樑，山溝和河流。他還是看報的熱情家，他自己訂了一份『抗戰報』，區委會送了一份『羣衆報』給他，他說：『平時，我在山上做生活，做累了，坐在崖邊休息，順手把口袋裝的報紙掏出來硬往下看，看着看着把一段看懂了，接着又看了一段，哈，我才知道報上有中國和日本打仗的很多辦法，軍隊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，我心裏一下

明白了，好像從黑幕裏出來見了青天，高興得過餘呢！」他和任何參加在讀報小組的農民一樣，他們關心的，第一是和日本鬼子打仗的情形，第二是勞動英雄種莊稼競賽的情形。

你要想懂得這個可敬的農民青年爲什麼如此積極！對工作爲什麼有這樣正確的認識！你問他好了。

他這樣說：『我開始工作的時候，不像現在積極。人們選我做，我就糊裏糊塗做。那時候我不明白爲什麼要工作，給什麼人做工作。後來我看見我們辦的事，是爲老百姓好的，老百姓也很高興，我才明白了我是爲老百姓謀好處，才熱火朝天的幹開了。』

賀德漢先負擔了人民的辛苦，而後分得了人民的愉快。同樣的是在一塊土地上呵，而在這個農民們得到了生產的自由，管理的自由，生活的自由：然後他們的日子就像寬闊的河流一樣向前衝去了！在這河上，我們聽到了是他們刻苦耐勞，努力前進的歌聲。這使我時常想起來在春天那條從我的門前流過去的延河啊，——它不是一種騷動者，它靜靜的，像歷史的證人一樣，它望着兩邊土地上的人們，在太陽光下；它閃着亮的藍色的玻璃似的光芒，它看見：瘦小的長結實了；衰弱的長壯大了；土地培養着大量的糧食顆粒，棉花花朵；過去被埋沒的而今生長起來了；賀德漢是這些人中間的一個。可是在從前的年月裏呵，他們是像金子埋在土裏呵，而今天金子閃了亮光，就是這麼回事呵。

# 家 庭

## 一 常 蘭 英

太陽還沒有出來，從延河一直到山谷，瀰漫着霧。常蘭英就由床上爬起來了，她坐到紡車的面前，而紡車便發出『嗡嗡——嗡嗡』唱歌一樣的聲音來了。

人們說：紡車的聲音是繁榮的聲音。

現在，這聲音不但響在農村里，也響在城布里，它是邊區的音樂。人們有意識的在爲了一種歷史任務而努力，在解決邊區的布匹。人們坐在紡車面前，注意的是左手上順手指尖抽出來的紗，……有這樣一根紗，它是很光澤，很緊，又很勻，這才是一根有用的紗；它在織布機上，製成布，製成毛呢，去保人身上的溫暖。從常蘭英手上出來的，都是這樣的好紗，頭等紗呀！工廠收紗的人，永遠會愉快的笑着來接收它，永遠會愉快的笑着付給她工資；最先接受這愉快的不是常蘭英，是她的丈夫武不業，他每天把線送到工廠，同時領取羊毛原料回來；那是雪白的，細軟的可愛的羊毛。

常蘭英和武丕業，還是不到三十歲的年青人，他們原來在米脂縣城里過窮日子。在一九四一年，他們帶着一家六口人移到延安來，同時也帶來他們大家的飢餓，——他們要生活下去，聽到附近緯華毛絨工廠的織布機聲響，武丕業就到了那里去做學徒，學習做一個織毛毯的工人。常蘭英要他去領些毛來，開始拿手去搖紡車。過了不久，常蘭英把她的家庭都組織到勞動中間來了，她創造了這個紡毛的家庭。

常蘭英每天在緊張的勞碌當中，她身體是瘦弱的，她還要為一個吃奶的孩子花去一些時間。她想著：『只要我不放過一刻時間去』。——這樣她每天紡了一斤半線，她成為這勞動的家庭的一個軸，在這個軸上，轉着每一架紡車的輪翼。她的最好的——一個同伴，是她自己的大女兒寶珠，十五歲的孩子啊，她的出產量是一斤；她的二女兒玉珠，十一歲的孩子啊，她也交出半斤二等線，……常蘭英和女兒們有着一個共同的信條：不完成預定的數目就不休息。在她們的周圍，第三個孩子，移動着矮矮的身軀去做事情，她有時掃地，有時端着一些穀子，叫着雞，鵝羣圍繞了她，她把穀粒洒在她的頭上。武丕業的母親呢，頭髮是白了啊，她自己去幹廚房里做飯的事情，和補襖衣服。武丕業自己呢？……早晨天還沒大亮，他走到延河邊上，站在石塊上打水，挑回來，砍柴，以後他抗了鋤頭到菜地里去了，他種有一片好看的菜地，去年他收穫了白菜六百多斤，還把蔓青、洋芋、蘿蔔醃了幾缸菜。

我們從常蘭英家里，看出『時間』的重要意義；她經常在一盞菜油燈下紡織到夜深。

一年多的時間——是短促的時間，對於這起了巨大變化的家庭來說，是短短的時間，她們從貧困中走出來。她們現在每月有餘款，她們在大眾合作社入了股金，她們添置了五千多元的傢具；在去年的冬天，很久還沒有落過雪的冬天啊，她們每一個人穿着新的棉衣；常蘭英還親自替每人縫了一件棉大衣。武不業的母親和孩子還穿上毛線織的毛衣。……她們臉是紅撲撲的，孩子笑着，把身上的新衣服給媽媽看合不合身，——而她，孩子的頭腦記不起從前的貧窮和寒冷嗎？常蘭英不願提起那日子，她認為小孩子的憂愁是媽媽的羞恥。她們是那樣的親熱。她還把這樣的話告訴我們：『而今的世界，只要肯勞動，不怕沒辦法！』她逢到人們問到他們生活的時候，常蘭英說：『從前連兩頓稀飯也還不能吃飽呀，一到天明就紡線，天黑看不見才有飯吃呀！現在有辦法了，每個吃三頓飯，十來天吃一頓麵，豬肉豬油也吊吃，我家里還有一罐豬油呢！』

是的，常蘭英生活在這土地上，她是光彩的。這土地，也因為她們而光彩起來了。

## 二 誰不愛自己的家呢？

想想——人們誰不愛自己的家呢！就拿邊區這塊地方來講，過去的日子不是光澤的，在那山崖上，在那高高的白樺樹下，在那黑暗的低矮的窖洞里，可是誰不愛自己的家呢？誰不想自己的

家過着豐裕的日子呢？然而，那時從那里找不到溫暖與和藹可親啊。城市里的人們呢？——你也許有帶玻璃窗的家吧！……可是想一想，這就是幸福嗎？實際不是在這里更缺乏着人民真正感情的結合嗎？有人賣盡勞動力仍然餓肚子；富裕的家裏里又充滿爭吵和不幸，（人們也許說：這是戰爭帶來飢餓……其實從前的日子，又何嘗經得着回想！）一個家庭里有真正的笑容，勞動得好，收穫得多，那麼愉快的笑容就從這一個人傳染到那一個人了；她們笑就笑得響亮、好聽，只有這種聲音在說明着：什麼地方有真正的自由，什麼地方有真正的人情。

我這樣說，有的人也許會驚訝：當今年春節的時候，一個老太婆拉了小孫女走進了書店：

『喂！同志，賣一冊娃娃看的書給我！』

小孩子笑着用小手接過書去在翻着看。祖母把錢放在櫃台上。

我這樣說，有人也許會驚訝：當今年延安市一個完全小學校招生的時候，有五個孩子從遙遠的鄉村里，由一個小學生領來，要求上學，還有一個三十幾歲的婦女，她的家在幾十里路以外，她帶了自己孩子，騎了毛驢到延安市來找完全小學校，她說：『娃娃靈醒呢，好好的教他讀書認字』。我時常在清早順着大路走，——我逢見了那些孩子們，他們不再繼續父親和祖父將近一百年的樞機和文盲生活了。他們有的在頭上梳一根辮子，有的穿了紅羊毛絨衣，有的戴了黑色皮學生帽，他們從家里出來上學去，——而不是討乞去啊！那是春季的一個清晨，我感到原野上飄着



是多麼愉快的風和野蒿香氣，我浮上只有在上學校的幼年才有過的心情，感到一切都明亮，輕快。你想一想吧！在人們家庭的木桌上增添了一冊小孩子的書，牆上掛了小孩子摺的書包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……晚間，祖父坐在那隻長腳燈旁邊吸煙，父親坐在對面打算盤，母親離得遠一些，在捲她白天紡出的線，而小孩子呢！小孩子爬在他們中間，凝神的，伸着小小的手指，在那書本上唸着字，這一幅生活的圖畫又是什麼意思呢？……

邊區的家庭在那里！在山上。我住的地方前面是一條延河，對岸山上，住了很多農民，那里有一個鄉政府。我在一次過節的晚間，我看見那邊黑暗中有無數盞紅燈，我的心是如何嚮往那迷惑童年人的小小的紅燈啊！——那一晚我無數次出來看，燈一直亮着，據說亮到了天亮。我以後就到那里去，我看見十多條黃牛散在山坡上，那窑洞窗上裝着小小的玻璃呢，一家人出來歡迎客人，穿着新的衣飾，姑娘們的辮子梳得光光的，年青的婦女還戴了紅花，老太婆拉着不許我走，一定叫我吃了她們的炸油糕再走。

從延安往西走，走過一片樹林之後，到了腰峴灣。從前這里土地是荒蕪的，地上長滿了荆棘和狼牙刺，天一到傍晚，就不斷聽到狼羣在嚎叫，現在呢，變成人口稠密的村莊了。田二灣有兩條牛，一百多隻羊，六十多垧山地，還開了石灰窑，木匠舖；從邊區外面討飯走來的李興海也一天比一天豐裕起來。再走到黃花窑後洞，那是一個黃昏時候，農家們在一天勞動之後，聚在穀場